



332



四書集註補卷二

錢塘後學王復禮擬定

中庸

禮記第三十一篇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擬刪化生萬物句。物字易類字。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句。刪物之生因各五字。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句。易人能循性之自然。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句。刪物字。

復禮按是節說人不說物。若說物豈能脩。至末節言

昭和十八

四書集言補
物亦因人以及物也。是應擬刪。而又擬易二字者。以
既刪。則語句難讀。不得已而易之。其易者。正爲刪也。
所以但云擬刪耳。故毛西河云。中庸一書。集註單以
分配比合爲能事。恐談理之書。不必如是。首章性道
分配人物。則於率性脩道。俱說不去矣。因刪八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擬刪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
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
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
萬物育矣。

復禮按中和分配。非朱子之說。而明道程子龜山楊
子之說也。明道云。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
而不遺。龜山云。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余弱
冠時。謂此數節。乃一意。和從中流出。萬物不在天地
外。欲著爲說。及得諸儒解。因不贅。然昔呂子約問朱
子云。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卽爲謹獨。若分爲兩事。無
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朱子答以若同爲一事。其言何
必若是之重複耶。余謂不然。若嫌此爲重複。則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一語足矣。何必又言可離非道也。
蓋反言以決申言。以明同此義耳。豈重複乎。故程伊

川云。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游定。夫云。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饒雙峰云。此對上文言。隱暗之地。雖人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所不聞。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陸桴亭云。戒慎恐懼與慎。是功夫。不睹不聞與隱微獨。是境界。有此功夫。纔照管得此境界。除却戒慎恐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虛無寂滅。毛稚黃云。戒慎二語。與下文義同。莫見乎隱。節只是申明上文要戒慎恐懼。所以然之故。語

雖兩層義實一貫。不應分屬存理遏欲爲二也。王弼州云。王。文。成。解。獨。卽。不。睹。不。聞。而。所。謂。慎。卽。戒。慎。恐。懼。也。竊詳文義。當以文成爲當。至於章句致中和。分天地位。萬物育。又分戒懼慎獨。支離割強。大失子思本意。毛西河云。脩道工夫。全在慎獨。與大學首功相合。何可分別動靜。以隱微屬動。則所謂不睹不聞者。非夢寐之間不可。然且大本達道。致中致和。分配到底。殊爲難解。王龍溪。鄒東廓。王一菴。蔡九霞之說。皆同。然中和不可分。不獨弇州西河之說。孔穎達云。人君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生成

得理則萬物遂其養育。呂東萊答朱子書云：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龜山二說參觀之，則氣象自可見矣。陳定宇云：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卽朱子亦自云：世固有未能致中而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因刪六十二字。

擬補許文懿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無位之人，以一身言，能心正氣順，則自然晬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孝感而父母安，慈化而子孫順，友接而兄弟和，敬處而夫嬪正，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耳。或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何也？朱子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王復禮曰：愚意別有解。天地位者，卽易所謂成位乎其中，萬物育者，卽中庸所謂並育而不相害。若不致中和，則焉能與天地參，而親親仁民愛物也。不必定屬効驗言。

復禮按：許文懿一則闡章句未盡之意，愚論一則附

四書集註補 二卷四
後以質高明因爲僭補。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擬刪故程子曰一條

復禮按孔穎達云鳶飛戾天是翱翔得所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謝上蔡云鳶飛魚躍無些私意朱子云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借以形容道體諸解明白切當何以章句復引明道程子語耶其遺書原文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美精魂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既不著有亦

不滯空活潑潑地轉漉漉地圓陀陀地光燦燦地豈有盡耶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露現前又波羅提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卽朱子語類亦自知活潑潑美精魂本是禪語遂乃刪去彼句而猶載此句何耶卽夫子有不以人廢言之訓史集皆可援引而又何取乎異端之說耶故楊升菴云僧家語錄有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語昔有人問尹和靖云程子所謂活潑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

語否和靖云。便是學者不善紀錄。程子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焯嘗問。莫只是順理否。程子云。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程子。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集註。所見何其不同耶。因刪此一段。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擬補書云。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復禮。**按商書伊尹告太甲有是語。子思本此。因為僭補。

保佑命之

擬補佑詩作右

復禮。按詩字不同。宜註圈外。因為僭補。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擬易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太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太王肇基王迹。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着戎衣以伐紂也。

復禮。按闕宮詩詞如此。章句誤作。至於太王。詩中無此句。因為僭易。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

擬訂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復禮按章句此說本鄭康成中庸註然漢司馬遷周本紀云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是公叔祖類卽組紺也唐孔穎達中庸疏云組紺太王之父一名諸鬻史記云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世

本云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鬻則叔類組紺諸鬻是一人也此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鄭註云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據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爲周之始祖祫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衮則先公無后稷也故鄭註司服云先公不窋至諸鬻若四時常祀雖后稷及太王王季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鬻以下故鄭註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鬻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宋金仁山通鑑前編云堯封棄於郟

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窟失其官自窟戎翟之間不窟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幽路史謂稷生釐鬻釐鬻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亦謂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據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撝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組紺號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窟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蓋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按章句

謂組紺爲太王之父亦據疏文而言也諸書不同如此闕疑以俟知者因訂

燕毛所以序齒也

擬補此指異姓言

復禮按是節註末宜補一句據鄭康成云旣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孔穎達云祭末燕時以毛髮爲次序所以序年齒也呂與叔云長長之義也楊龜山云尚恩也諸說皆泛指惟許文懿專指同姓言其云祭禮已畢尸旣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疏遠

者。然閭潛丘云。燕毛屬同姓。說有難通。蓋仍以世次爲序。則親親之殺。秩然原有定分。何用別其毛髮。以齒爲敬。不依世次。則姪可踰叔。有是理乎。卽以世情論。鄉黨序齒。不聞宗族序齒也。意古人同爵尚年。鄉飲賓尚有引年之典。今武周合萬國之歡心。以展敬於宗廟。而重煩友邦諸舅。獨無燕昵之私。以示恩禮之特異於老者乎。則以毛髮爲次。序齒而不序爵。使志分則情可展。介壽則恩已渥也。宜專屬異姓。講因爲僭補。

夫政也者。蒲盧也。

擬訂蒲盧沈括以爲蒲葦

復禮按蒲盧原有解。若作蒲葦。則蒲自蒲。蘆自蘆。從無以此二字並稱者。卽詩有蒲與荷。亦必加與字。况蘆非蘆也。然朱子或問中又云。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係。則姑闕之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余故不擬易而擬訂者。亦此意也。但原解不可不知。特備述焉。爾雅云。蜾蠃蒲盧。卽今之細腰蜂也。埤雅云。土蜂謂之蒲盧。鄭康成云。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孔穎達云。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已民。若蒲盧然也。解頤

新語云。瓠之細腰曰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螺
贏取螟蛉爲己子。祝之而化。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故以作人存政舉之證。謂百姓易化也。范處義云。
古人名物多取形色之似。如細腰之瓠與蜂皆名蒲
盧。猶綬草綬鳥皆名以鷓。青黑之莢與鳩皆名以雛
也。中庸蒲盧卽螺贏。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
毛西河云。據家語曰。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着待化而成四字。正
就螺贏取譬作解。是此一名物。夫子自言而又自註
之。何強釋爲因訂。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擬刪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
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
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復禮按知行分配達德。非朱子之說。而橫渠張子之
說也。然張子以仁爲生安。知爲學利。勇爲困勉。而朱
子之註又異。總非子思立言本旨。故呂東萊與朱子
書云。向來所論知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

之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知仁勇三者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知仁勇三者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知仁勇三者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知爲生安。仁爲學利。勇爲困勉。終不免有疑也。又云如湯天錫之勇。孟子所謂大勇。豈困而知勉而行者乎。因刪五十八字。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擬刪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復禮按此註與上節同因刪二十字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擬補蔡虛齋曰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

復禮按虛齋云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故曰服周之冕又曰冕祭服之冠也又曰鷩冕諸侯之服也又冠曰元服可見服字所該者廣因爲僭補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擬補孔穎達曰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許慎曰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復禮按何亂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劉向云災異之物草木之類

謂之妖言尚微也。昆蟲之類謂之孽。孽則漸著矣。因為僭補。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擬易孔穎達曰。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高中元曰。此二句乃明自誠之意。謂事必以誠而成。不誠則不成也。朱子曰。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復禮按。許文懿云。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兼事而言。故人應物必以誠。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字則就人言。

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覆言道者自道也。然不誠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高中元云。章句因物字。遂謂造化所生之物。則大學格物。亦造化所生之物乎。如謂萬物得實理以生。理盡而死。乃造化所以始終萬物者也。於學者何與。因為僭易。

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

擬訂華嶽

復禮按。閩潛丘云。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峴。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

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因訂。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擬易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見於散殊而無遺也。

復禮按高中元云。是章明言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大哉。何以章句強謂之小。且禮儀威儀。何以至小。何以入。何以無間。蓋言道之散見於人倫事物者。廣博周徧。充足有餘。若此乎。其優優大也。因爲僭易。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擬補閻潛丘曰。夫子云宋不足徵。而今云有宋存焉。

蓋子思困於宋。作中庸。殆爲宋諱也。

復禮按胡雲峰云。論語宋不足徵。而中庸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猶有存歟。賢者凋謝。而猶有在歟。似乎有理。而猶未盡其奧也。惟閻潛丘云。余向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按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

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也。越後二十年。寒夜無睡。忽憶孔子世家言伯魚生。及字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不覺豁然以悟。起坐嘆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宗國。仲尼次春秋。定哀多微辭。則子思之言。宜遜且爾。時杞旣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因感黃楚望之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其言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凡有所悟。輒自謂

天開其愚。神啓其秘。此誠願與天下士交勉之哉。
詩曰。奏假無言。

擬補奏詩作饜

復禮按詩字不同。宜註圈外。因爲僭補。

詩曰。不顯惟德。

擬補惟詩作維

復禮按詩字不同。宜註圈外。因爲僭補。

四書集註補卷三

錢塘後學王復禮擬定

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擬補皇侃曰。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三日中時。學記云。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誦習所學篇簡之
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所以爲
悅懌也。

復禮按論語註疏所載梁皇氏之解。不獨時習有據。
抑且於學字不虛。故羅整菴云。此章夫子未嘗明言
所學何事。蓋當時門人。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
要加時習之功耳。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
子所教。非學者所學乎。是知學文脩行。皆須時時習
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也。李恕谷云。古人學
教成法。載在周禮禮記諸書。皆以智仁聖義忠和之

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爲事聖
人之門。立教曰文行忠信。學成曰禮樂兵農。非明證
乎。後人專以讀書爲學。或以躐求性天爲學。則失聖
人學宗矣。因爲僭補。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擬刪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
則雖有政不行焉。

復禮按事卽政也。節用愛人使民無一非政也。龜山
謂論其存未及爲政。雖本於伊川。不及禮樂刑政之
說。然而非矣。故馬融云。道謂爲之政教。包咸云。道治

也。邢昺云：此論治大國之法也。尹和靖云：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行矣。然推其極，雖堯舜之道，不過如是而已。後世不能先此，徒欲以刑政爲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李恕谷云：據程子楊氏二說，則所謂事者，非禮樂刑政，乃何事乎？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皆但有其心而已乎？宋人樂言空虛如此。仇滄柱云：心卽於事上見，如處事無忽心，臨民無欺心，用財無侈心，待人無忍心，使民無自便妨民之心，是也。因刪二十五字。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擬刪〕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復禮。按：吳械譏其有弊，不及孔子殊不知呂子約嘗云：此章與上章意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徧論之。况看書當逆志而不當泥辭。子夏重躬行而薄口耳，何抑揚太過之有。故邢昺云：雖曰未嘗從師，服膺學問，然有此美行，雖學亦不是。過程伊川云：賢親君友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謝上蔡云：聖人人倫

之至。此而曰未學。不得謂之不學也。尹和靖云。學者學此者也。故雖未學。必謂之學。呂東萊云。才老益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張南軒云。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李中孚云。子夏折衷學問之實。令人知爲學。不至誤以口耳辭章之末。了生平。其有補於綱常名教。非鮮。何流弊之可言。亦何至於廢學。范紫登體註云。子夏正深嘉其學。立言原無弊也。因刪此一段。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擬補王復禮曰。行必期終。事不遺遠。德之厚也。有初而鮮終。親近而疎遠。人之常也。爲上者能慎之。追之而民有不歸於厚者乎。不獨喪祭二端也。

復禮按伊川云。慎終追遠。不止爲喪祭。凡事能慎於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也。呂與叔尹和靖所解亦然。因爲僭補。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擬刪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復禮按漢鄭康成註云。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

姓端木名賜。家語弟子。解云。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闕里志。人物考。萬姓統譜。諸書所載皆同。惟說文作陳伉。唐開元時。追封穎伯。從祀孔廟。宋大中祥符時。加封南頓侯。歷一千五百餘年。未有言子貢弟子也。自朱子集註云。或曰亢子貢弟子。而吳程。大全通考云。亢無請問孔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列。而史記無之。故朱子兩其說。又許文懿云。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疑其爲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爲子。稱夫子爲仲尼。他無此

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審矣。殊不知琴牢亦史記不載。而閔子申。根伯牛。子羔。子賤。有若公冶長。論語中俱無請問之事。豈皆非孔子之徒耶。吳程之疑非矣。至於子者。通稱也。無尊卑上下之別也。孔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皙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此稱於同列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子不通功易事。竟以子稱弟子矣。然子禽問伯魚。亦曰。子亦有異聞乎。豈伯魚亦子禽之師耶。若以稱夫子之字爲可疑。則子貢對武叔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子思稱王父。亦曰。仲尼祖述堯舜。子路對長沮曰。爲孔丘。不獨

稱字抑且稱名。豈得謂無此例耶。况其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明稱孔子爲夫子矣。又嘗謂子貢曰。子爲恭也。豈有弟子而謂其師者耶。是子禽必非子貢之弟子。可知。許文懿之說亦非矣。因刪十一字。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擬刪則無爲

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不動

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

復禮。按此章以無爲作解。非朱子之說。而包咸邢昺之說也。程門師弟轉相祖述。朱子遂入集註。而語類

將以字作有字解。且以身率爲語粗。不是要民歸我。則是孔子所謂克己而天下歸仁。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所謂脩身而天下平。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者。皆非矣。然無爲之說。實本老莊。歷歷可據。老子云。我無爲而民自化。爲無爲則無不治。上德無爲而無以爲。聖人處無爲之事。聖人無爲故無敗。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吾以是知無爲之有益。莊子云。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故古之人貴乎無爲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帝王無爲而

天下功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體焉。由此觀之。非其明證哉。然夫子亦有言無爲者。贊舜之紹堯得人。而中庸無爲而成。言至誠覆載功業之神。皆非論爲政也。此明言爲政。則所重在爲。而烏可背之。故張橫渠云。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呂與叔云。爲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張南軒云。德者所以爲民極也。熊勿軒云。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與徒法而爲政者不侔。蘇紫溪云。天有天極而星自歸。君有心極而民自化。總是爲政以德之譬。不必添出無

爲字。葛屺瞻云。德者體諸身而有得也。又人所同得也。是以躬行者。貫徹於條教號令之中。以此爲政。則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矣。不是無爲民歸之說。孫海門云。爲政原非無爲。綱紀法度。有以爲之。必先躬脩。虞廷分職。皆本欽恭。周官制治。不踰敬義。上建極而下會歸。如北極居所不動。其旁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環繞而歸向之。此其象也。李中孚云。此以實心行實政。如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是也。夫豈高拱深宮。民自化哉。註中無爲而治。要活看。此諸解之最善者也。况朱子註無爲而治。章亦云。任官得

其人故無爲而治。註中庸末章亦云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那刑政耳。是朱子於彼二章。惟恐流於虛無。而必歸之實際。其爲聖學之防。至深且密也。何獨於此。而反以實爲虛也哉。因刪二十六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擬刪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

後進成章而後達耳。固無積累之漸。

復禮。按孔子年已七十。自序一生。由勉而安。至大而化。德以年進如此。而程子云。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朱子云。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若然。則夫子志學時。已從容中道。恐無是理也。學者不信聖人之言。而反信後儒之說。曷不卽夫子平昔之語。與諸儒他章之解。以叅觀之耶。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之不厭。發憤忘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五十以學易。學而不厭。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豈皆夫子之虛語乎。伊川或生而知之。註云。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李氏不如學也。註云。夫子非思而不學者。和靖我非生而知之者。註云。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爲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必待學而後能也。又學之不講。註云。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聖人猶憂况學者乎。朱子不如丘之好學。註云。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又發憤忘食。註云。自言其好學之篤。此非諸儒之訓解乎。然卽以此章論。謝上蔡云。聖人生知。豈物物而知之。聖人安行。豈物物而安之。有

所未知。亦當學而知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安之。下學而上達。正如是耳。或謂聖人縱心之妙。不學而能。益見其狂且妄也。呂東萊云。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難如此。孔子天縱之聖。尚必自十五至七十。然後極其至。橫渠與叔之註皆同。陸稼書云。聖人之學。雖本天縱。然亦由積累而成。但比他人積累得快。便謂之生知。安行。便謂之有始有卒。不是全不費力。特虛設此境界。以引誘人也。亦不是另有直捷工夫。故意隱之。而以遲鈍者示人也。揆之衆說。因刪五十一字。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擬易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一家之中自父母兄弟妻子奴婢以至於犬馬皆所待養也若徒養而不知敬則無尊卑上下之差別矣故事親者必以敬爲本也○胡氏說存

復禮按養親不敬與養犬馬何異此非朱子之說而邢昺之說也然余所採有四解包咸謂犬馬養人而范淳夫尹和靖宗之但所云犬守禦馬代勞非養也余以爲犬能田獵獲獸以供甘毳馬能負載涉遠以

代辛勤服勞奉養似亦有之終覺牽強袁黃屬之羞饌似爲有理第五珍易得而馬不常宰以此爲說又難據焉惟饒雙峰以不敬比僕夫金仁山以不敬有差等辭語婉摯庶得聖人口吻若必云不敬則與養犬馬何異吾恐聖言不若是之忍也以人比畜猶且不可况父母乎禮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以此例觀可知矣程子云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朱子云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方可則余之疑此。或亦程朱所取者乎。因為僭易。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擬補明太祖曰。攻如攻城之攻。已為已止之已。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

復禮按。聖人之言。四通八達。固不可以穿鑿多方。亦不可以拘執一說。惟在闡發何如耳。孟子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明太祖此解。與宋孫奕所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相同。頗為有理。况集註中原有兩存其說。因為僭補。

施於有政

擬補施於書作克施

復禮按。書君陳篇云。克施有政。因為僭補。

四書集註補卷四

錢塘後學王復禮擬定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擬刪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未詳孰是

復禮按此註宜從一說不宜兩存左傳魯隱公問羽
數於衆仲對云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
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服虔云八音
八風者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
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

四書集言卷一
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閭闔也。每佾八人。天子六十四人。諸侯四十八人。大夫三十二人。士十六人。戴琥云。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八爲列。杜預謂自天子以下。遞減二列。則至於士。止餘四人耳。豈復成樂也。耶。賴服虔推明其說。後世因之。其義始正。觀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八爲列。可見矣。因刪十四字。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擬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復禮按宋劉本云。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魯之有郊。惠公請之。非成王伯禽也。故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禪。晉郊鯀。皆東遷以後之事。元許文懿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禘。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明楊升菴云。

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莫大于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魯頌閟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之世有郊矣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左傳魯隱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加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

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皐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初封之寵命賜物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葬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耶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

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夫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蓋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烏有先生之誇楚。漢儒無遠識。編入禮經。而祭統魯頌因之。且祭統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鞠

而見其肺肝矣。世之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余其可無辨乎。因刪此一段。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擬刪然記者序此于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復禮按仁爲五德之首萬善之原夫子言此所以立千古之防豈必專爲一人一事而發哉况又有禮云樂云一章在下論何耶穿鑿無疑因刪此一段

子曰繪事後素

擬刪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復禮按周禮凡畫繪事雜五色後素功註云素白采是也言凡繪畫者既施五采復用粉鈎其功始畢故着功字是先繪而後素非先素而後繪也此不獨古人遺制爲然卽今之畫家亦莫不然正與繪事後素之言相反烏可以此爲證乎餘註已明因刪十一字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擬易禘天子之大祭也天子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乃侯國而用禘則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自此以後舞用八佾徹乃歌雍千名犯分其忍觀之然夫子不顯斥其非正待父母國之義也○謝氏說存

復禮按魯用天子禮樂明堂位以爲成王賜祭統以爲康王賜朱子又云若武王賜亦是武王不是久爲疑案然余以爲禮記之不足信不獨此一端也其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又云武王崩成王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吾聞周公輔成王不過攝行其事豈踐天子之位而朝諸侯成王又豈負斧依南鄉

而立君臣倒置必非元聖所爲况周公制禮豈徒以繩人而不自檢耶又云魯君用天子之禮天子之樂天子之祭天子之政天子之臯門天子之大輅是政令宮室輿從無一不僭何止於禘而三家設撥喪之僭桓楹葬之僭朝服以縞繡黼丹朱衣之僭臺門旅樹居之僭反坫器之僭何獨歌雍舞佾爲祭之僭也此皆後世僭妄之失而託之成康所賜本爲難信而朱子歸罪武王不益奇哉程伊川云旣灌而往者自始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胡和仲云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七世之廟則有天子祀先之

禮五世之廟則有諸侯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則非所以祀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吾不欲觀蓋禘乃國之大事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其失也楊文奎云灌以前禮事未舉未可指見得失旣灌而往禮便九獻樂便八佾所以不欲觀註中誠意未散說輕毛西河云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集註以誠意懈怠爲言是郊禘非禮反屬卮詞非本意矣因爲僭易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擬易天上帝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人或得罪於天。豈媿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非特不當媿竈。亦不可媿奧也。○謝氏說存。

復禮按天以形言。帝以主宰言。故書言上帝者二十有九。詩言上帝者二十有四。易言上帝者二。禮記言上帝者十四。書言上帝者五。則天帝之名。三代以來所通稱。何必諱也。蓋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地之山川岳瀆。五方八蜡。各有神祇。著爲祀典。書云禋於六宗。徧於羣神。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豈自古聖人好言妄誕而謬爲祭享哉。孔子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云敬鬼神而遠之。又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則其有神也明矣。迎貓迎虎。尚且有神。豈天獨無神乎。南郊祭天。明堂配帝。豈以幽渺不足信乎。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豈無稽乎。况循理自無罪。獲罪卽無理。反覆一義也。若以理訓天。則獲罪於理。旣爲難解。而無理於理。更爲難通矣。故孔安國云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程伊川云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故抑之曰。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陳紫峰云天卽理之說。恐非。夫子答王孫賈。

語意書曰惟德動天。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合此觀之。則天之義可識矣。越陰瘳語云。從來論天者。皆指蒼蒼言之。朱子曰。天卽理也。以爲破千古之謬。然則理生德於予。理之未喪斯文也。知我者其理乎。理喪予。理厭之。可通乎。夫理未欲平天下也。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其子之賢不肖。皆理也。可通乎。此必不可從者。呂東萊云。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許酉山云。宋儒概以天註理。且云。心中自有天。竟似諱言蒼蒼者。則貫天人之學絕。魏柏鄉云。天者上帝也。上帝爲百神之主。福善禍淫。

百神奉命。故獲罪則無所禱。若解作理字。反不見得對。越森嚴了。帝之所持者理。然謂理卽帝。豈可乎。管東溟。葛屺瞻之說皆同。因爲僭易。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擬易兩視字。易兩告字。

復禮。按春秋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左傳云。不告閏朔。棄時政也。又春秋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云。公有疾也。則自文公六年。歷宣公成公。以至襄公二十年。而孔子始生。相去六十六年。及子貢問時。

又不知相去幾十年。是魯之不告朔。其來久矣。而有司猶供此羊。殊難得也。何忍一旦去之。然文公六年。雖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因疾遂不視朔。則不告不視相去十年。並非一時之事。烏可相混。故毛西河云。據周禮。太史頒正朔於邦國。註謂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於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然後出而聽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

太廟。則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是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集註云。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供羊乎。因為僭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擬易。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娶三姓女也。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復禮。按三歸。作臺解。非朱子之說。而劉向之說也。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註云。嬪人謂嫁曰歸。

夫家曰家仲。蓋三娶女也。韓非子云：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漢公孫宏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班固食貨志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故論語包咸註云：三歸娶三姓女。嬪人謂嫁曰歸。邢昺疏云：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至伊川淳夫上蔡龜山和靖南軒，皆云奢而犯禮，無有言是臺者。朱子不以諸說爲據，而獨引說苑之語，且答或問而又引韓非子所言：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以爲證，則更左矣。何也？韓非但云三歸之家，並不言三歸之臺也。朱子

又謂若作三女解，則爲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或又問禮以大夫具官爲僭，今管氏之官事不攝是也。而夫子已與三歸並稱，則安知其不爲僭？朱子答以禮家之言若此者，皆不可據也。然余考韓非子又有云：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史記云：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邢昺又云：管仲娶三姓女，家臣備職，奢豪若此，安得爲儉？則孔子史遷原以三歸爲侈。邢昺原以三歸爲奢矣。余故以爲奢者，或有不僭。

而僭者未有不奢者也。夫具官爲僭，朱子尚以禮記爲不可據，而三歸爲臺，說苑獨可據乎？然三歸具官，塞門反坫，皆是僭妄。但塞門反坫，只可言僭，不可言奢。以其所費者少也。若具官則俸多，三歸則自納聘迎娶，以及居第供饌服飾使令，缺一不可。其奢尤甚。正所以破其儉，何嫌其與塞門反坫同科也？况朱子註孟子寡人好色，句亦云好色則用度奢侈，又何彼此互異乎？故毛西河云：劉向誤述管仲事，因誤解戰國策所致。按戰國策云：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

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朴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溷齊於宋，溷仲於罕，溷娶女於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

四書集言補
四卷二
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而又誤之者也。因爲僭易。

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擬刪謝氏一條

復禮按安仁利仁乃自然。勉然之別。非存不存之謂也。朱子集註文義已足。不必更引謝氏。况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句。亦類禪語。吾儒自當視思明。聽思聰。

手容恭。足容重。豈任其視聽。持行便爲仁耶。顏淵問仁。夫子明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矣。何爲與之。背乎。故顧寧人云。太甲顧諟。顏淵服膺。孔子操存舍亡。不待存而自不亡。此乃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因刪此一段。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擬補王復禮曰。此非偶聞頓悟之謂。蓋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嘆。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死。亦不虛生。故曰可矣。

復禮按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爲中人而言之也。若聖

與賢知之而未有不行之者。子曰：朝聞夕可。子貢曰：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矣，人盡聞之，而何以不可得也？是聞而行在其中矣。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又云：若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湯文王孔子，則聞而知之。言見言知，何以不言行也？而行在其中矣。是章聞字，豈得輕看，因為僭補。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擬刪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復禮按周時所記之書致堂何以知之。殊為穿鑿，因刪此一段。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擬易兩求字，易兩不字。

復禮按宋潘子善云：事君納忠，交友責善，職所當然。本非求榮求親，胡解不能無過，因為僭易。

擬補王復禮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剖心伏死，皆所不避，豈憂辱也？其不宜數者，亦在可諫可不諫之間而言耳。非事君盡當如此也。復禮按邢昺云：臣之事君，當以禮進，瀆而不敬，斯致

罪辱是不獨諫之一端也。卽指諫而言，亦當揆度事勢，豈盡不從則去以爲免辱之地乎？因爲僭補。

公冶長第五

子謂南容

擬訂南容居南宮名緇，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僖子之兄也。

復禮按：南容南宮适，余亦有四疑。史記南宮括字子容，是作一人。漢書古今人表內，智人南容在上下等。南宮敬叔在中上等，是作兩人。夫同是漢人所說，各異一疑也。司馬貞云：家語作南宮緇，按其人是孟僖

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是作一人。顏師古云：南宮緇，字子容。南宮适，謚敬叔，是作兩人。夫同是唐註所說，亦異。二疑也。王肅註南容云：南容弟子南宮緇，魯人也。孔安國註南宮适云：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是作兩人。而邢昺疏南容南宮适皆云：南宮緇，字子容，出家語。南宮适，字子容，出史記。鄭康成註檀弓云：南宮緇，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緇，是作一人。夫同是註疏所說，又異。三疑也。子游稱言游，子華稱公西華，字固有去一字而爲稱者，從未有雙氏而可去一字爲稱者。若係一人，應當稱

南宮容南宮适矣。如論語中漆雕司馬公冶公西澹臺可據。今一稱南一稱南宮。四疑也。故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集註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緇。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

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可疑三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閻潛丘云。集註南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此不過以昭七年孟僖子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敬叔在懿子之上故也。然下文又云。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亦未見其定爲兄。且昭十一年孟僖子宿於蕞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又註云。二子似雙生。畢竟何忌在先。嗣父位。謚稱子。說在後。仕爲大夫。謚稱叔而已。南容名适。一名緇。與敬叔名說載寶而朝者。當二人。因訂。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擬易夏用璉字商用瑚字

復禮按夏瑚商璉非朱子之說而包咸杜預之說也禮記明堂位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矣或云夏在商前安得倒舉殊不知庠序幽厲亦豈庠在前而厲在後乎措詞原不拘也故邢昺云杜預註左傳包咸註論語殆相從而誤因為僭易

擬刪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

復禮按此非朱子之說而邢昺之說也已上三賢各是一章或非一日之語記者原無倫次自邢昺云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於己故問之朱子遂云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殊為穿鑿因刪二十三字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擬刪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

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復禮按子產治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輕晉幣焚載書慎守藏弗許請崇弗毀鄉校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儲價三年門不夜闌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政也我聞思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天道遠人道邇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是其言也

季札見子產如舊交孔子以兄事是其友也晉侯稱爲博物君子孔子稱爲惠人善辭命古之遺愛左丘明稱爲知禮是其定評也治鄭二十六年而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女嬪相弔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是其輿論也况人生大節不過行已事上使民而已今子產皆得其道故夫子以君子許之而吳越云以臧文仲所善者多子產猶有所未至則文仲之居蔡竊位不仁不知者反爲褒而子產之政績如彼稱許又如此者乃受貶何其顛倒悖謬之甚耶故范紫登體註云此以君

子之道風有位。只作稱美。勿寓不足意。因刪此一段。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擬易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文謚也。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刻山形也。稅。梁上短柱。畫藻文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供燹諂竇。藏國君之守龜。治第窮奢。竊天子之廟飾。僭侈極矣。安得爲知。

復禮按節稅屬龜室。非朱子之說。而橫渠張子之說也。書云九江納錫大龜。禮云國君有守龜。又云家不寶龜。家語漆雕平云臧氏有守龜。其名爲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左傳云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包咸云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歷觀諸說是蔡爲龜無疑。程伊川云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爲山節藻稅之事。不知也。山節藻稅諸侯之事也。夫以蔡爲采。吾未敢信。而節稅屬之居第。不獨伊川之言爲然。卽包咸邢昺皆云。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言其奢侈無異辭也。自橫渠以爲藏龜室。而朱子因之。至云刻山以象龜之靜。畫藻以象龜之潔。吾聞夫子曰龜玉毀於櫝中。若欲增龜。何不刻山。

畫藻於櫨。而乃於節稅也。蓋屋高而櫨近。不相宜也。龜甲而非活龜。且不必也。文仲雖愚。未便至此。故毛西河云。居蔡與山節藻稅。是兩事。明堂位云。山節藻稅。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制。故漢書貨殖傳序云。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稅。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爲濫矣。雜記又云。旅樹而反。圻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管仲當時亦僭此禮不獨文仲矣。况山藻物數限制之顯然者。尚書十二章所云。山龍藻火。明

堂位云。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後漢輿服志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豈可混作一事。因爲僭易。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擬易甯武子。衛大夫名俞。其事成公也。平素在朝。俊明盡職。是其知也。從亡於外。不露圭角。是其愚也。然知謀人猶可及。而韜晦人所難能。鍼莊受刑。元咺士榮伏誅。武子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卒能保身以濟君。故夫子美之。有道無道。以國之治亂而言。當其內變不生。外患不作。是有道也。及晉文外構。元咺內爭。是

無道也。○程子說存

復禮按集註云文公有道而無事可見此其知也成公無道失國而武子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此其愚也殊不知邦有道正當有爲若無事可見則尸位素餐矣安得稱知君有患難視同行路已非臣節而且深避之是乃奸詭之小人矣以知巧歸之烏可爲訓夫知愚正相反愚者必不知知者不能愚而武子兼之誠不可及柳子厚云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愚者也不得謂之真愚信哉至於武子生平無事文公事成公時始盟宛濮而朱子以兩朝

分屬豈嫌一君安得稱有道無道耶然史魚伯玉惟事靈公而夫子亦以有道無道爲言又何必以父子分疏也故葛屺瞻云武子未嘗仕文公當其君臣相安國家無事卽是邦有道及其君臣相訟流離在外便是邦無道張抱冲云有道無道總是成公時有道在前論也無道自失國論也朱子分屬文公成公誤矣楊文奎張太岳蔡九霞皆以爲非因爲僭易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擬刪而或陷於異端耳

復禮。按孔子思歸。欲裁弟子。其所裁者。不過如柴之愚。參之魯。求之退。由之兼人。子張之過。子夏之不及。纖毫宜辨。出入易乖。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皆所當裁也。觀夫子所云。斐然成章之語。可知矣。豈慮其或陷於異端哉。然世亦有陷於異端者。才人而非理學。後儒而非先賢也。唐之蕭瑀。王維。白居易。裴休。楊億。梁肅。宋之蘇軾。蘇轍。黃庭堅。張商英。才有餘而識不足。沉溺其中。已可惜已。奈何。既知聖學。而終始異趨。力任斯傳。而湔澣不淨。此何爲耶。程子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呂微仲之學雜。

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邢和叔明辨有才氣。晚溺於佛。曷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及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因嘆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楊謝二君長進。朱子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益究禪理。蓋其家學相傳如此。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上蔡龜山也。疑他有箇好處在。故程門弟子皆入禪學去。必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工夫。又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又云陸子靜從初亦學佛。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而子靜答晦菴書云。如老兄所謂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所。迥出尋常。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是朱以陸爲禪。而陸又以朱爲禪。互相攻訐。則不獨程門弟子爲然矣。此宋世理學諸儒固有陷之者。然不可因此以疑孔門之弟子也。至大全朱子所云。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尤不可以爲訓。吾儒之與莊列。如玉石金鋤。黑白水火之不同。烏得援此以爲比。然朱子解狂狷節。云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今旣不可得不若。

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何其昌明純正。而獨於此有是說。耶。其解攻乎。章云。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今於此註。乃云陷於異端。豈聖門諸賢。而亦有楊墨其人者哉。余故以爲異端二字。不可加於此也。因刪七字。

左丘明恥之

擬訂左丘明

復禮按集註云。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而世以著左傳者當之。然考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受業身通者七十。

二人文翁石室圖宋高宗弟子贊亦作七十二家語作七十六闕里志作七十七蘇轍古史考作七十九孔門弟子中並無其人今從祀文廟列於廡下稱先儒不稱先賢以其闡發春秋有功聖教也則受經仲尼之說非矣據史記孔子生於庚戌而左傳載齊侯將爲臧孫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作不順而施不怨也此辛亥年事孔子時方二歲又載鄭伐陳八之孔子聞之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此癸丑年事孔子時方四歲又載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孔子

聞是言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巳未年事孔子時方十歲又載叔孫昭子殺豎牛於塞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此甲子年事孔子時方十五歲若據公穀孔子生於巳酉諸說尚多一歲夫以志學之年未必有評品列國之事况二歲四歲乎夫子雖有尚論之際其曰孔子聞之孔子聞是言也似乎適當其時而非追憶之比矣蓋當時皆以孔子爲聖人左氏論斷借以爲重非定孔子語也故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啖助謂其解義多謬王若虛議其乖戾甚多方正學以爲率多虛

辭而鮮事實。朱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則好惡同聖之說。非矣。漢孔安國云。左丘明魯太史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晉范甯云。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唐啖助云。論語左丘明。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且左傳國語之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也。趙匡云。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程伊川尹和靖皆云。左丘明古之聞人。或問伊川云。左傳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

信其可信者耳。朱子云。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嘗作一書辨此。又云。觀左丘明所恥如此。而左傳必非其所作。元王若虛云。左氏春秋傳。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世皆以爲丘明。獨啖助言別有左氏。張橫渠程伊川。雖未能必左氏之爲誰。然亦不主丘明。以爲莫可考也。則姓名相同之說。非矣。莊子云。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家語云。齊太史子與

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惜乎。夫子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或者天將興素王乎。夫何盛也。至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王充云。仲尼爲素王。然家語魏書莊周異學諸說因之不經甚矣。又孝經右契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然夫子焉有自稱素王之理。明係假託。胡足爲據。故晉杜預云。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夫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

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則素王素臣之說非矣。宋鄭樵云。左傳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旣卒之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旣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一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則前此無臘。可知。况諸經並無明文。惟呂不韋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二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三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

曰大梁之語四也。據此數端，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明郝京山云：謂左傳卽丘明作非也。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其書蓋出三晉詞人之手，故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貴，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亂，皆鋪張其事，恬不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閻潛丘云：左丘其氏也，明其名也。猶春秋之間丘明，不單氏閻，則單氏左自非左丘明，則親見夫子之說非矣。因訂。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擬刪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復禮按此節既有前解，不必後解。蓋非朱子之說，而邢昺之說也。正義云：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殊不知聖人處世盡已而已，必不望人之安我，信我，懷我也。雖敬人人敬，愛人人愛，亦必不因其安已而始事以孝敬，信已而始待以不欺，歸已而始施以恩惠也。况信我懷我，其說猶可解，而安我則難通矣。因刪十九字。

集言補

四卷十六

